

魚尾

別集卷



10583

棟亭先生沒門人裒其刪佚古近體及詞若干首  
刻爲別集而以雜記序箴銘之屬附焉先生少嗜

風雅暨年位轉升篇章益進往往播在人口而飲  
然未嘗自以爲足至于古文詞之作尤所矜擇常  
笑近世周秦唐宋交譏互失而其究歸於無有每  
欲以健筆力振其弊顧以耽吟特甚故爲之不多  
又性鄙獻酬一切介觴諛墓之詞屏棄不屑卽有  
駕名引重借書他手者殊非先生之所許不敢以  
竄入也今所存者裁十餘篇而精挺奧博戛然有  
不可一世之意以視剽句竊字以爲周秦游光掠  
影以爲唐宋其真贗霄壤必有能辨之者繼祖嘗  
以文字被知於先生猥以爲知言於是集之成歎  
先生雅意未遂而掇拾故麓之餘猶足下視專家  
若此信乎天才之不可梯及循環雜誦恫乎其有  
餘慕焉先生居恒簡牘往返皆用繭紙小幅真行  
間作信筆驅染風趣盎溢雖造次諧弄卒無隻字  
近俗在古人中不減黃涪翁余家留數十札將裝  
潢而藏之暇日搜葺諸家可得數卷刊綴集末當  
亦好事者之所寶也受業唐繼祖敬題

棟亭文鈔目錄

周易本義序

舅氏顧赤方先生擁書圖記

東皋草堂記

重修二郎神廟碑

重葺雞鳴寺浮圖碑記

松巔閣記

重修周櫟園先生祠堂記

題王覺斯先生畫扇記

題銅官秋色圖

棟亭文鈔目錄

復社姓氏記

集唐詩跋

贈卜者楊老

紙篋說

玻璃杯賦

二杯銘

霞言

祭郭汝霖先生文

重修儀真東關石閘記

棟亭文鈔

千山曹寅子清謨

周易本義序

周易經傳自商瞿親受聖言歷西漢家承師說梁丘施孟源流井然暨乎京費別興東都馬鄭諸儒皆宗費氏魏代王弼因爲之注盛行隋唐間今所有注疏本是也班固云費直治易三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是割裂古經編簡自費氏始宋伊川程子作傳仍主費氏本紫陽作本義則從東萊呂氏考訂古本於是古易復行於世明初以經義取士易注兼用程朱故刊本經文主程傳而朱子本義附焉流及中葉帖括之士日趨簡便祧程而禰朱乃坊本雖名本義次序則仍遵程傳簡端題詞又列朱子之語鑄錯亦甚矣數百年來塾師所授經生所誦無有起而釐正者夫六經在世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而首經謬誤如此亦學士大夫之過也余宦遊江左奉

命於揚州置書局偶借得花溪徐氏宋槧本義善本屬門人重付開雕以廣其傳俾後學得以目見古經而不終汨沒於俗學是亦盛代右文之一助

云爾時康熙五十年歲在重光單闕嘉平月書於  
淮南使院

棟亭文鈔

二

舅氏顧赤方先生擁書圖記

後己未二十二年庚辰寅行年四十三文饒四十  
有八舅黃公先生棄世已十四年寅出使莅吳十  
年文饒三上公車矣文饒下第自都門奉遺像及  
海內名家詩贊共一巨卷投知己中丞宋公抵蘇  
州而還過金陵使院將買舟歸黃岡八月十七夜  
晚廳書諾畢振衣屨秉燭炬出像瞻拜顴頰宛然  
謦欬如在第鬚鬢蒼白稍異前時問知爲後來追  
想補圖者中間人事不足述感歎存歿悠悠忽忽  
何以遂至二十二年之久而燈影徘徊亦竟忘余

棟亭文鈔

三

與文饒之年皆企於知非不惑之間也然自今以  
往得覩此卷者尚有日雖壽至耄耄子孫滿前亦  
終拳拳於二十二年之前也作詩慕廬韓侍郎果  
亭徐學士毘陵邵鬚子湘其餘皆有聞而不相識  
子湘亦二十二年於舅氏坐中相識者其云老  
輩蓋同就徵之山西傅青主關中李天生長洲汪  
茗文宜興陳其年宣城施尚白文采彪炳風流映  
帶神光奕奕一時皆可想見者也寅謹記

東臯草堂記

東臯在武清寶坻之間舊曰崔口勢窪下去海不  
百里非有泉石之奇市廛之盛工藝之巧弋釣之  
足樂也其土瘠鹵積糞不能腴其俗鄙悍詩書不  
能化故世祿於此地者率多以爲芻牧之地或棄  
之而請益於大司農即撥給之者亦每勤其恤而  
薄其徭自丙戌以來

國家奠畿輔之重鑒前明府衛之弊因盛京夫田  
之制得寓兵於農之法生息教養五十餘年戶齒  
益繁盛均田之令不克行世祿者復侈奢相競每

棟亭文鈔

四

每不能振其業遊俠之徒利於操縱多習爲刀筆  
商賈之事有役者仰食於倉廩無役者遊手於閭  
里遂使兼并之家趣其緩急貧緣爲奸鬪地置邑  
得以震烜其聲光蒼頭廬兒之屬亦得乘勢援繫  
於衣冠之姓乘堅策肥交遊徧長安而仕宦於四  
方者逞逞窮年白首挈子負孫無所歸嗟乎藏舟  
於澗有力者負之而趨晏子之居湫隘叔敖之請  
惡邑東臯之窪下而尚可餬口於今日其爲幸也  
深且厚矣吾兄其亦有鑒於斯乎方兄之南走儋  
耳北度瀚海舞筌躍馬奮揚英華視功名易若唾

手脫親於危亡之難急義於死絕之域何其偉也而乃風塵蹭蹬卒卒不遇年未五十鬚髮已白酒闌歌罷輒垂頭睡去豈今者鉏耰之具足以銷其猛氣而耗其雄心歟嗟乎仕宦古今之畏途也馳千里而不一躓者命也一職之繫兢兢惟恐或墜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孰若偃仰箕踞於簾篠襪禩之上之爲安逸也紆青拖紫新人滿眼遙念親故動隔千里孰若墻間之祭掃雞漬酒傾倒於荒煙叢篠之中謔浪笑傲言無忌諱之爲放適也吾兄勉乎哉予異日儻得投紱以歸徜徉步屨於東臯

之上述今日之言仰天而笑斯乃爲吾兩人之厚幸矣予家受田亦在寶坻之西與東臯雞犬之聲相聞僕僕道途溝塍多不治兄歸幸召佃奴撻而教之且以勗弟筠石至東臯牆垣籬落庖湑之處耕藝之事筠石愛弄柔翰尚能記之予以未及見故不書康熙四十年五月初三日記於萱瑞堂之

重修二郎神廟碑

凡有福於生民者得專祠南戒之祀水爲鉅灌口  
扼大江之源故其神祠宇徧天下金陵織使署西  
南有二郎廟康熙四十九年守祠道士林中槃募  
戢成以記請於余閱其碑則明正德間南禮部尚  
書江瀾爲守備傳太監重修作也其辭恣漫無考  
証於神則褻於文則諛載記者不取焉謹按古今  
集記秦太守李冰命其子鑿離堆以避沫水之患  
功爲大民祀之益州記李德裕鎮蜀時有崇德祠  
宋景定二年制使姚希得移蜀中三大神祀於金

陵青溪之陽旁起洞神宮以爲禋燎之所其文曰  
祭以其地三神之顯靈於蜀蜀祭之禮也詩曰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謂其變動無方常周流乎冥漠  
若君之鑿離沫驅除凶象西人永賴其功不細梓  
潼君之雪母讐取職是人文白崖君之諫君澤民  
之死靡二在所當祀者也又景定五年朝散大  
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合陽文復之之  
文曰世俗耳目未可頓躋之本然之地而其攝齊  
而入肅容而登則其心未始不如捧盤水如承大  
祭不待驅迫而天理見前以期爲入德之方云是

則神不始於隋廟不創於元可審矣又考景定建康志圖親軍營前有二郎廟以青溪入竹橋珍珠橋之間計之宋行宮之東北合是其地則此廟亦創於宋而洞神宮之祠則又合祭三大神之祠也獨是三大神今梓潼君爲盛神次之而白崖君則無所專祠者豈神明亦與陰陽盈虛相進退歟子自六齡侍先公宦遊於此迄今齒五十有三歲時恒具香楮拜謁於廟而江寧之士民趨走祭獻者無虛日洋洋乎非神之德之盛何以克歆而不替也哉謹據書而爲之記

重葺雞鳴寺浮圖碑記

自晉永康間始創道場於雞籠山明洪武二十  
年重建寺命崇山侯遷靈谷寶公法函瘞於山  
峯建塔藏之名曰雞鳴以其近於雞鳴埭也按  
誌雞鳴埭有二而近於元武湖者名獨著三百  
年以來屢興屢廢所謂秘密關觀由所出塵徑  
施食臺草藟瓦礫而已無可考焉康熙丁亥歲  
聖駕南巡

棟亭文鈔

八

宸翰作雞鳴古蹟四字賜鎮此寺里之士民僧俗  
以臺殿傾圮浮圖欹壞思加修葺敬懸  
御書於是卜吉鳩工經一年始竣江山雲物頓改  
舊觀里之人以余久宦磨石請記不敢辭竊念  
某自康熙壬寅歲侍先大夫奉差於此父子  
繼任重荷

聖恩訖今辛卯五十年自三藩削平之後  
聖駕六幸江寧諸梵刹例有

賜書而此四字則因登觀象臺而作也前已卯歲

命臣寅偕撫臣肇重葺洪武陵寢

御書治隆唐宋四字鐫碑鍾山嘗考洪武實錄及  
輿地誌時地人事多信俗誕謾不經雖有弘功

鉅業嗚呼非遇

聖天子明揚丕彰誠無足以厭服前代之賢君也  
再按世傳寶公識記顯於宋而獨畧於明吾少  
寄名浮圖氏頗習其書知神通之說亦猶學者  
之索隱行怪聖人所不取然寶公以神通應化  
扶翊五宗蓋又在此不在彼矣康熙五十年正  
月二十六日欽差江寧織造巡視兩淮鹽漕通  
政使司通政使 曹寅 謹記

松巔閣記

南澗理安寺文章家紀述甚詳松巔閣自佛石以來即有其名而不知所緣起夢公告余曰閣俯層巔據南澗之最勝萬松肅立法雨泉正注其下登斯閣者咸泠然有遺世之思故陳眉公有老我松巔煮木蒸藜之句夢公昔侍師秉拂于此別久繫於懷曾囑予爲記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余視鹺揚州理安衆亦請夢公繼祖席馳書相報曰閣將圯勉余爲之重葺而平湖遜亭編修亦出貲相助是夏松巔閣成乙酉冬予差滿丙戌四月夢公授代暫歸金陵徵前約松巔之勝故余熟之耳中而端居凝思每茫然無以應徘徊浹旬始覺有宮堯翠律者蒼然露没于毫楮之間卒攬之而不得也偶閱釋門雜著云雪天有三種僧上種坐禪中點筆詠詩下則圍爐說食遂爲擴其語以期夢公遜亭爲他日遊觀之笑樂然余從

駕再至湖上咫尺不得至南澗今五月織部金公殂擬赴弔便道一遊又值詩局事不果因思眉公者世之倖民當其時蒸藜煮木求敵一下種僧不可得矧以中而上之事將寄老茲閣徜徉於其間

誠無異說夢也已又思今之僧足跡放浪無所止以世諦計之三種之中於中下似較易而理安之僧于中下則最難此磬山立宗之本意也夢公一麻一粟清苦邁于祖而不闌入塲隊迥與世遠世之士夫恒怪其不侈大以爲盛余獨見其寒儉若素輒心禮之豈方以內外復同具別調也乎夫交之洽于心者久而不渝則事必有以相契他日登斯閣其所以事事固不出于中下之間而遊觀之笑樂或有出于三者之外則異世之願備矣世故不得而靳之也於是乎記

重修周櫟園先生祠堂記

順治二年乙酉前明背約羈使臣

王師南伐破淮揚席捲而下草昧廓清東南底定當是時櫟園周公以侍御史授外任轉運兩淮鹽法旋改海防兵備公儲峙軍實綏靖頑民不逾年揚之人商賈者復其業耕鑿者寧其家又能曲護其士夫贖俘擄掩殘骸宣布

天子之德威濱海千里得以安生浹化若赤子之于父母去之日其民建祠于揚而祝頌之所以報德禮也康熙乙酉年公之仲子以奉政大夫同知

揚州府事親奉俎豆以祭歲丁亥揚人復爲重新其宇以余世好囑爲記謹按府志公之政蹟形之聲詩碑版者文獻已詳矣考公之編年其迴翔內外出處之大概見諸章奏詞翰者亦彰明較著矣余何敢以陳爛巫祝之辭污公之明聽哉嘗讀東坡潮州昌黎廟碑世稱發端兩語能盡其生平在當時尚有不以爲然者及後世輒以爲確然不可易蓋世逾遠則論始定後之仰昌黎若孔子宜也又曰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主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小人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

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嗚呼  
此三語蓋東坡之所深悲而亦古今達士之通病  
也自公視之殆庶幾類之歟公之好士一藝之精  
必獎進之撝謙揖讓解衣推食雖富貴與顛沛不  
少變其爲文不獵古不比今不闌入二氏挾破籥  
籬自適其意其發于政事屢蹟屢興剛直自礪始  
終未嘗憊所謂名世應運而起如公者蓋不能一  
二見也余少角侍先司空於江寧時公方監察十  
府糧儲與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  
上命背誦古文爲之指摘其句讀今相去四十年  
予繼任織部親拜公墓今與燕客復同宦是邦是  
可喜也因是而爲之記

題王覺斯先生畫扇記

覺斯先生書長於隸楷畫善元人小景詩模少陵  
世所見者多末路應酬無聊之作吳人謂其字中  
有麪詩中有蔥蓋輕薄之口過甚實不然也丁亥  
九月真州讌集松客運使出家藏娛客有番抹麗  
羅浮蜨畫扇乃覺斯題貽司寇公者畫筆古拙楷  
如黍米坐中咸傳玩值竹垞朱太史至因述司寇  
公太夫人一品百齡事衆起立遶畫讚仰若優鉢  
曇間又述北海先生家子孫皆僦屋居甲海內收  
藏之富今已蕩然無寸縑片紙衆復爲之悚肅感  
歎旣而命酒淋漓酣暢松客屬杯促題竹垞因事  
直書繼之以詩文意稱足然余敬松客即翰墨細  
事實惜遺芬數十年如未手觸況其於鄉閭之間  
朝廷之上更有遠大於此者乎此扇之傳不止百  
世謹因在坐一時欣慨之致移燭泚筆以記之

題銅官秋色圖

王肯堂筆塵云友人嚴道澂有元人周砥畫一卷  
砥以詩名不聞能畫乃知耳目之所不及挂漏多  
矣舊藏海虞一士人家沈啓南見而愛玩不釋手  
士人贈之啓南感其意爲作銅官秋色圖啓南平  
生落筆蒼勁故學倪迂不甚似此則逼真後因其  
父追覓復還之因共裝作一軸王元美題云啓南  
欲以已筆作雁媒不意併媒失之遂成延津之合  
無論得失皆佳事也予於甲申歲獲此卷於揚州  
上溯合裝之時已邁百年收藏家見之跋尾者如

棟亭文鈔

五

林於王氏筆記又得一則其流傳失識者不知凡  
幾也逞見富春山圖待渡圖洛神女孝經圖皆前  
代法寶其跋畢見於書乃墨蹟多易去而存者率  
皆吳門贗筆甚至杜撰不可讀豈盛名之下易藏  
垢納污耶此卷尾幸值清流嚮聞耿都尉最愛之  
都尉起家勲戚鐘鳴鼎列極福終其身此卷散入  
閭閻又三十年吾於周士之贈也藏之七年於真  
州復還之亦成延津之意也康熙五十年七月望  
日題於真州使院

復社姓氏記

合復社姓氏共二千二百五十五人爲一卷竹垞  
太史曰是得之于樵李士人家知而記之者如此  
其後附會增益與脫落者不知凡幾也丁亥十月  
退院考閱姓氏知者什不能一求其所以合立社  
之本意者什一之中又無幾焉嗚呼即二千二百  
五十五人而明三矣

集唐詩跋

舟行集唐詩一卷中丞紫衡郎先生之所作也壬辰歲先生自豫章秉節來金陵署制府事水次少暇選句爲詩得廿七首逸韻天成不假修飾且涵泳淳泓多歸忠厚故非胸羅海嶽與天爲徒何能驅策古人遂我之用所謂奮蟲臂者不足以示晉鄙之椎矜蚓竅者不足以喻驅山之鐸知此者蓋益寡矣文山先生有曰子美先我而爲之具體之說也二十七首包亘數千里天矯奮迅神龍之全體已見納大海于一滴咀詠者自得之爾歎賞之

棟亭文鈔

七

餘謹跋其尾

題玉峰相國感蝗賦後

蝗之生也天亦無如之何陰陽消長隨時變遷有  
識者能無慨乎今歲江浙間多蝗不食稼而小民  
驚叱日甚使公在不知更當何如丁亥九月十五  
儀真縣西軒敬讀拜手題

棟亭文鈔

六

贈卜者楊老

卜之爲術不一守其道而不變則屢中琰之卜巫  
卜也其卜以方位加時日偃仰離合定吉凶合淝  
之楊老以擲筮名爆於時貌恂恂野人也問其祝  
詞無有也扣其理則孤虛之常談也而士夫多稱  
之以爲神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非童蒙也  
悔吝之不決則猶童也再三瀆瀆則不告非有告  
之者也利害之見切則中無所宰而不能告也楊  
老伏草莽不妄干人人就而決之宜其屢中也其  
故何也師承而不臆說樸陋而無雕琢也其所以  
神也卜者不能自解子又安足以解之辛巳巳月  
楊老恒來往西軒中嘉其有隱者之氣故題數語  
於棗香圖之末且證毛君以曼倩戲擬之不倫也

紙篋說

踞苔楮布麻之屬而胠篋之曰厚於德者緘其口  
厚於福者捏其手君子之交也上不諂下不瀆起  
膚寸而決江河振塵埃而蔚雲霞亦有以也重爲  
之說曰此賣菜之資也朱火之種與白魚之食也  
諺不云乎學醫費人學書費紙庸醫殺一二人惡  
札壞天下所謂管城子即墨大夫者不得違其責  
也虎兕出柙珠毀櫝守故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玻璃杯賦

世無琬琰珉石忽爾生光人用泥沙黃金因而致  
賤若夫兔毛之盞既已產費中人鬪難之缸何怪  
珍逾席上方搜求之相尚古每勝今知嗜好之不  
恒新還間舊而况梯山航海明珠翠羽之奇袖犬  
枕鐘弱水流沙之遠飲其琉璃之酒是所醉心賞  
其玻璃之杯能不噴口乃賦曰彼西隅之蠢生覩  
三辰而立法何煉石以淋灰善分風以區畫皎若  
載陽湛若凝光涅之弗污刻之不傷信天國以爲  
巧渺炎海而來航或用納景或用飾觀乃維酒人  
獨識杯棬驚流黃於瓶反訝空洞以水翻醕賓則  
不隱餘瀝陳罰復毋勞命乾豈彼羌之習禮奉君  
子爲節歡懼隕越而式敬戒狼藉於樂盤至如因  
脆寓能追饒歎工點飛花而特妙承素手以敷瑩  
此故詞家者之所曲譽將不利於鴟夷之腹也

二杯銘

南董先生弗良於左臂藥石有瘳自議止酒旣而  
曰孰與我杯我數而飲之偶有二杯埏埴堅緻大  
者類豆小者若卮二合有溢不堪上戶亟呼童子  
盥滌以獻羣進疑曰在昔淵明賦止托之空文伯  
倫作頌反欺其匹今此之舉毋乃恤攘雞之請而  
助握苗之長乎且二杯旣以心許之矣銘者盟也  
銘而遣之爲有益乎余曰多言童子何知銘卽箴  
也楊子雲箴子猶瓶矣而孟公反以鷗夷自況夫  
子曰要盟不信後世之藉口亦以久矣銘亦何足

棟亭文鈔

三

恃也夫酒之於人有一定之數非多寡獻酬之節  
之謂蓋皆自天畀之而天復限之古之人齊夭壽  
等彭殤有臻酒數之極者而妙皆莫之或傳南董  
之數杯而飲蓋庶幾自得其妙者歟其有妙也必  
以告我則吾之於二杯又何愛焉童子益惑予乃  
爲之辭以畢前說且佐二杯以質諸南董其辭曰  
酒數幾何三萬有六千昊天不貸并日閏年孰云  
不食獨窮其理觀君之妙其曷能已千於斯萬於  
斯旣樂且熙

霞言

重戴西軒集玄  
運霞資輔仁也

日正於天月闕其博出我入我匪谿匪谷豐牆峭  
趾閒於籛篠或寢之廬密於腥臊赤臭播關交其  
鶯猩童牛角馬蜘蛛之務植中樞周天隅屈其根  
斧刃蛾蛾銳東忘西柱不中梁不隆不濯釜而烹  
赤舌燒城嗥呱啞咋我心即次小利大迷更不更  
以作病燕聚嘻嘻羣鬼之門羨迂途不能直如蒙  
柴求兕大開幕帷廓之恢之或斧之材物仰其墨  
時往時來規矩準繩一縱一橫清無穢象良有守  
均睟精明物咸重光正其腹引其背五枝離如莫

棟亭文鈔

三

不達藏鬱於泉咸稅其枯而解其甲于于浮雲從  
墜於天密雨溟沐潤於枯瀆海水羣飛三日射谷  
翼彼南風舳盧調安升自深澤孔道夷如于紀于  
綱開明于西利用見富拔我奸而君子眎內細人  
眎外小盛臣臣赤子扶扶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澹  
然施于動乎響景不晏不雅飲食几几不今不古  
獨樂款款修侏侏比于侏儒高其步之堂有露解  
豸終直以有施宛雛沈眎而食苦無田而穀戴威  
滿頭不遷不虞慢其思慮天陰弗雨白日毀暑酒  
作失德鬼瞰其室言不言不以言好小好爲喪其

緼袍大文彌樸懸于九州星如歲如復繼之初陽  
氣日舍涉于霜雪老木生蒔赤石不奪事尚作晦  
尚休輔折廬缺庠於同事

棟亭文鈔

三

祭郭汝霖先生文

嗚呼交莫難于久要行莫顯于令終唯先生之德  
隱知報福之無窮壽考臻于耄耄翩翩九丈夫子  
亦手足於易簣泊然觀化而任理予旣修其行實  
俗世之富貴故蔑足以侈君之稱厭君之聽矣嗚  
呼昔我先司空秉節東南杼軸是勞更始繭絲與  
君逍遙賊逆搆變攝提之歲僑寄廣陵驅子若弟  
補伍編行以禦疆遂時子成童綰角嶷嶷先生嘉  
我說詩秉禮爰聞師履開國承家生衆食寡祇實  
枝華旣先公下世來弔諸孤誠慰申至被于卒吏

畫髮靈輻莫不周視歸經江淮拜瞻厥居敬歷堂  
階式揖諸昆九宅一區巷宇謐緝飲我食我僕侍  
肅雍始敕我騎導示所積倉箱斯盈百用俱賂探  
冊指呼不遺絲粒嗚呼先生克勤而家以勗我廉  
父師之訓敢愆其先濟美再世宦游三吳繼掌工  
農復專鹽菑羨充之外從事賓客嗟我弱子沉溺  
簡編鳴絃弄墨餘無能焉唯此惴惴憂其覆餗方  
期百年介茲百祿悲也天只胡棄我速遵達舉枚  
惘惘若驚謹潔牲醑以妥其靈舒我容止默焉以  
扣俾及先公知保其後畜君之神自天而祐敬瀝

三爵以寫我哀維誠則明景響其來尚饗

東江文鈔

三

重修儀真東關石閘記

儀真介在淮水之南瀕大江唐爲揚子宋爲真州故水陸轉運之地爰自神京北奠荆湖江廣甌閩貢道皆入而鹽漕歲運往來爲要區蓋隋開古邗溝至揚子橋入江以沙尾紆匯唐齊漕乃穿伊婁河二十五里達京口而揚州官河由帶子溝通分淮水以出於江故淮水分行三百餘里運舟所經真州江口始爲斗門築堰後易堰爲通江水閘宋寧宗時張頴乃易以石明洪武中單安仁即張頴閘故址重建清江廣惠二閘成化十年郭昇始

陳高文鈞

奏置外河攔潮羅泗通濟響水四閘以便漕運二十二年夏英又建石閘於東翼城外卽今所修之閘也城之東南爲堰河與蓮花池通卽天池今文山祠前河水闊處北有歸水河又一名澳河先是池河之南築土壩五各疏支渠以達江河漕舟祇壩則輓轡過之上下萬艘不無病壅於是開廣渠河徑由江出仍建屋繚垣於壩隙爲愒息之所曰廠然自漕舟由閘首裏河中有通濟羅泗至尾攔潮相距五里爲利旣溥壩遂廢唯鹽艘在淮南者萬檣矗立商經二三百里從都轉運使分司於

通泰催辦於亭場至是通赴儀真批驗過所始抵裏河口閘則由東關閘入儀泊天池御史躬親臨按秤掣覆驗割沒遵定則後乃解捆運行俾商載往江南北西河南湖廣四省戶口運銷立法至爲綜密視河東兩浙轉運尤重地焉是此一閘區淮水而分漕於平地爲巖險候潮汐盈縮設版進退城之內外輪蹄絡繹須置浮梁以通往來計其勞逸可無堅工實料用垂久遠也與康熙四十九年余奉

命四視淮鹺裴回河關屢念乘暇重修之以

文鈔

縣丞金玠職屬河員諳工務乃檄委估計整飭視畫礮巨石以甃其下築疆隄禦其衝鑿河開輿制水立防外畷漕渠中平置槩舟人牽挽皆履開岸如行砥道至於中圍敦丘物地之宜可爲編町區畝亦水之利也是役也冬春之交庇材胥作二三月僇工大畢不漫費一力棄一錢思克垂永商民交請因爲記焉俾刻於石以告來者

